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大宋中興通俗演義 第四十六回 岳鵬舉上表陳情

卻說高宗以齊兵已退，兀兀復歸金國，乃賜御書止岳飛東下，且勞問眼目之疾。詔曰：敕岳飛：比屢詔提兵東下，今淮西賊遁，未有他警。已諭張濬從長措置，卿之大軍未可遽發也。如聞卿果以目疾為苦，不至妨軍務否？近差醫官疾馳往卿所看視。卿宜省思慮，慎服餌，安靜調養。故茲親筆，以示眷懷。故敕。

紹興六年九月日付岳飛。

岳飛承詔。時人馬已到九江，上疏欲乘機征剿，復取中原。

疏進，高宗復降御書嘉獎。詔曰：

敕岳飛聞：卿目疾少愈，即提兵東下。委身徇國，竭節事君，於卿見之，良用嘉歎。今淮西既定，別無他警，卿更不須進發，且回軍鄂州屯駐。故茲親詔，卿宜知悉。

故敕，紹興六年九月日付岳飛。

岳飛接詔書讀罷，歎曰：「今日不乘此機會取復中原，何時能雪君父之仇而安靖天下也耶！」正是奸臣誤國，志士失心。

言罷泣下，因作《小重山》詞一律題於壁云。詞曰：昨夜寒蛩不住鳴，驚回千里夢，已三更。起來獨自繞階行，人悄悄，簾外月籠明。白首為功名，舊山松竹老，阻歸程。欲將心事付瑤琴，知音少，弦斷有誰聽。

紹興六年九月下旬，岳飛復上表，乞終母服。表曰：草土臣岳飛札子奏：九月初五日，臣領兵至九江府，奉御書令臣領兵回鄂州屯駐。伏念臣孤賤之跡，幼失所怙。

鞠育訓導，皆自臣母。國家平燕雲之初，臣方束髮從事軍旅。但期盡瘁，不知有家。自從陛下渡江以來，而臣母淪陷河朔。凡遣人相繼道路，始能搬挈得脫虜禍，因驚悸致疾，遂以纏綿。臣以身服戎事，未嘗一日獲侍親側，躬致湯藥之奉。今者遭此大難，荼毒哀告，每加追念，輒欲無生。而陛下恩眷有加，即命起復提兵東下。今淮西既定，別無他警。臣重念為人子者，生不能救菽黍之歡，死不能終衰之制，面顏有覿，天地弗容。且以孝移忠，事有本末。如內不克盡事親之道，外豈復有愛主之忠。伏望聖慈矜憐餘生，許終服制。取進止。紹興六年某月日臣岳飛謹言。

岳飛表上，朝廷不允其請。

忽張濬遣呂祉入奏邊事，高宗召進內殿。呂祉奏曰：「樞密近來措置邊防，一應便宜行事就緒，因遣臣具奏以聞。」帝喜，顧謂尚書趙鼎曰：「朕可謂得人矣。今張濬治兵於外，甚得其宜，豈中原興復有望乎。」鼎奏曰：「此非專出濬力，皆忠臣義士戴宋恩渥，齊願報效所為也。依呂祉所陳，得非掩他人之績而獨居功於濬耶。」帝手詔遣呂祉於鎮江獎諭張濬。呂祉領詔，至鎮江見張濬。張濬問呂祉曰：「見君上曾有何語？」呂祉一一以趙鼎對高宗言白之。濬曰：「趙宰何以小覷我哉！」因懷恨之，每具表奏他事，則內語意微侵趙鼎。高宗遇覽張濬疏奏，謂鼎曰：「他日張濬與卿不和，必呂祉所致也。」鼎奏曰：「臣初與濬同政事，蒙陛下恩寵井隆，猶如兄弟。因呂祉離間，遂爾睽異。今張濬成功，當使之展盡底蘊，維持國運。」

濬當留，臣當去位。乞允臣骸骨歸鄉，此陛下之盛賜也。」帝曰：「卿志何以遽促哉。如的願歸休，須亦待召濬還議之。」即下詔召張濬回朝。張濬承詔，率師還自鎮江，入見帝。帝曰：「召卿回，欲議趙鼎去就計。」濬奏曰：「趙鼎，國之元臣，多知舊政。陛下宜優留之以理朝廷。」高宗從張濬奏，遂寢其事。

十二月，集群臣復議遷都。趙鼎與折彥質請帝回臨安，以據天下之勝，而擊中原之望。張濬奏曰：「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。三歲之間，陛下一再臨江，士風百倍。今六飛一回，人心解體。乞乘勝攻河南，而車駕幸建康。進則可以恢復故疆，退則以示金人不敢來寇也。」又言劉光世沉湎酒色，驕惰不戰，不可為大將，請罷之。趙鼎復執於帝前曰：「擒劉豫而得河南固易然耳，能保金人不內侵乎。且光世累世為將，將卒多出其門，今無故而罷之，恐人心不安。」濬不悅。高宗止從張濬所議，大駕幸建康；罷劉光世淮西宣撫使職，降為萬壽觀使，以其兵隸都督府，命呂祉節制之。趙鼎因與濬不合，求退益力。

帝允其請，罷知紹興府。

卻說通問使何蘓還自金國，入朝高宗，以洪皓之書奏聞，高宗始知太上皇帝及太上皇后崩。帝得書，痛哭不勝情。下示諸臣曰：「朕不能奉太上皇帝生事之道，死不能盡終葬之儀，誠天地罪人也。卿等何以見議？」張濬奏曰：「太上皇帝既已崩矣，陛下須當嚙膽圖報，請遵以日易月之制成服，得以爰整干戈，駕征北漠矣。」高宗詔外朝從之，中宮仍循古禮，致喪三年。詔下，諸鎮咸知道君皇帝及寧德皇后鄭氏相繼而崩，皆發奮思致復仇雪恥。百官齊上表請遵以日易月之制，惟知嚴州府事胡寅上疏，請致喪三年，乞上衣墨臨戎，以化天下。帝覽疏，欲遂終服。張濬奏曰：「天子之孝，不與士庶同。欲終三年之喪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稷。今梓宮未返，天下塗炭，願陛下揮淚而起，斂發而趨，一怒以安天下之民。」帝從之，乃命濬草詔，告諭群臣。濬又請命諸大將帥三軍發哀成服，使中外感動。帝皆從之，隨以王倫為奉迎梓宮使如金。次日，張濬上疏，乞求退位。疏曰：陛下思慕兩宮，憂勞百姓，臣每感慨，的期誓殲敵仇。

十年之間，親養缺然，爰及妻孥，莫之私顧。其意亦欲遂陛下孝養之心，拯生民於塗炭。昊天不弔，禍變忽生，使陛下抱無窮之痛，罪將誰執。念昔陝蜀之行，陛下命臣曰：「我有大隙於北，刷此至恥，惟爾是屬。」而臣終驍成功，使敵無憚。今日之端，自臣致。乞賜罷黜，取進止。

疏上，高宗不許。